

栗

香

四

筆

粟香四筆卷二

江陰 金武祥 澁生

吾鄉利城鎮爲古利城縣一統志引太平寰宇記云
利城戰國時築一名茗溪考江陰縣志古蹟門則曰
一名石溪復取寰宇記閱之則曰一名茗溪余謂古
無茗字似當以若字爲正一統志或傳寫異文或所
據之本與近刻不同耳

江陰在宋時以葛氏爲最盛考宋史葛宮傳稱江陰

人宮之弟密密之子書元書思書思孫立方均附宮

傳

立方韻語陽秋自序已自署丹陽

書思子葛勝仲自有傳則稱丹

陽人勝仲孫葛邲傳則稱先居丹陽後徙吳興故勝

仲所著集爲丹陽集詞爲丹陽詞又葛邲信齋詞亦

稱丹陽人

江陰選舉志尙載葛邲紹興甲戌進士朝請郎知撫州

葛剛正爲葛

邲從孫有三續千字文有云申浦葛叟昭勳族胄自

注葛氏族譜自唐天祐末遠祖濤自廣陵徙居江陰

家世簪纓爲浙西望族累世儒科云云蓋以繁衍而

遷居丹陽吳興者也因錄立方韻語陽秋二則以見
當時葛氏之盛焉

韻語陽秋云余家自曾伯祖侍郎諱宮以甲科起家
至慶厯中曾大父通議楊寘榜相繼及第爾後世世
有人大父清孝公余中榜先人文康公何昌言榜某
黃公度榜至小子邨朱待問榜連五世矣當時尊長
皆有詩以紀慶曾大父贈先祖詩云傳家何用富金
贏教子何如只一經慶厯科名今已繼更教來葉嗣

前馨先大父贈先人及伯父詩云廣場筆陣數千人
喜汝穿楊箭鏃親慶緒綿長時幸會文科興後事還
新昔年繼榜熙寧歲今偶同科紹聖春從此莫教書
種斷孫曾應復值昌辰文康公賜某詩云兒曹春榜
預言揚竊吹知難復士鄉黃絹未能摘好語青瓊偶
幸繼前芳穿楊喜共東牀客

女夫章
侖同榜

攀桂同標北寺

房聖世選才如華岳積塵曾不愧毫芒余嘗贈邨詩
云吾家五世十三人競擷丹枝撼月輪慶厯賢科開

後裔隆興儒業繼前塵泥金帖報家庭喜燒尾筵中
帝里春從此傳芳應未艾桂香應已襲天倫通議之
子若孫若曾孫在桂籍者於今已十有三人故言之
於前長子郢亦不廢學業故期之於後其他宗從登
科者甚多各有詩紀慶不暇錄 又云郢始留意於
星厯之學紹興癸酉取解漕臺問斗爲帝車賦省試
復以日星爲紀三台色齊爲詩賦題其所爲貫穿甘
石之學甚詳小孫女夜夢郢登樓至十六級而止筮

之爲省闈第十六人之祥已而果然余作詩贈之日
張鈴走幟到金谿喜子文闈預品題名字巍峨先藥
榜詞章斐亶動文奎階梯已合嬰兒夢星斗先分天
老題日後臚傳當第一天倫科甲尙爲低時鄰弟王
佐榜甲科第七人

案前段三贈字似賜字之訛古
無贈子詩也姑照原本錄之

海甯蔣光煦東湖叢記云凡古書入手類有前緣余
所藏明周硯農手鈔朱性父鐵網珊瑚其珍惜之意
甚至卷前有紀緣一篇云按珊瑚生海底高者盈數

尺非鉤距可致須以鐵爲網網之然後可初出水輒
不著手見風則堅正赤色槎牙直立供人游目天下
之異寶也書何以名以其所述作多非人間世所恆
覩或出之名家之什襲或出之世闕之代珍載籍雖
極博迄罕得而傳購索雖極深卒未繇而過此酉陽
禹穴之外別自一種猶之大海淵沈珊瑚樹生其底
而性甫朱先生猶收之以鐵網噫異哉朱先生吳中
高士多讀未見書生宏正間與文待詔衡山吳閣學

匏菴沈徵君石田輩稱素心莫逆友故一時耳目覩
記迴絕凡流而更留心研討所遇名山祕翫輒搜弄
而手錄之積久蒼萃成十四卷大都皆勝國時人筆
墨卷軸大而忠孝節義小而書畫文章散而儒元典
教靡弗備焉觀止矣其字畫之精楷幾二百年矣尙
如新曩藏姚宮詹現聞先生闕閣好事家爭借鈔而
不得近世鼎遷流入隱湖爲汲古閣古物仍祕不借
人也汲古今似黼季乃能不靳慨然借我老年目力

不勝賈勇繕謄兩年卒業時有誚讓者曰書頗不奇
子何做爲所役乎予謝之曰昌歎芟角其嗜不同人
各有懷非爾所知也竊念朱先生勞于結網子生晚
末乃逸而坐致盈丈珍奇著諸几格貧兒暴富石家
金谷園王家紫絲步障鬪豔爭高不如此裘多多矣
記得少陵句曰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
予于此十四卷亦云癸卯十一月三日六十四老人
硯農周榮起述余按硯農爲明諸生江陰志載其究

心六書汲古閣刊板多其手校提要稱爲好古之士
紀緣一篇亦足見一斑矣

初學集有玉川子歌題玉川子畫像序云玉川子江
陰顧大愚道民也深目戟髯其狀如羽人劍客遇道
士授神行法一日夜走八百里居楊舍市去江陰六
十里人試之與奔馬並馳玉川先至約十里許任俠
喜施舍好奇服所至兒童聚觀亦異人也歌云玉川
子何弔詭朝游淮陰城暮宿吳門市萬迴不足號千

迴趙北燕南在脚底剛風怒生兩腋邊蹇驢摺著巾
箱裏闊衣褰高屐齒長鬚奴赤脚婢白牛爲服乘駱
駝背行李石猴小于拳檻虎馴而跽儼如洪厓先生
負戴共移居又如中山老馱扶攜出遊戲市兒拍手
羣追隨君亦蚩蚩頗自哆今年六十五素絲披兩耳
髮短心尙長足縮踵猶跛我觀世人之行盡如馳熙
熙穰穰往來疾于矢爭名奪利死不休鐘鳴漏盡行
未已閒隨豎亥步天地忙與羲和競刻晷君今江頭

老布衣胡爲乎芒芒奔波亦如此世路苦偏側出門
不容軌孟郊顰眉阮籍哭虎豹擇人魑魅意擇地徐
行猶恐遭顛頓盡氣狂奔何以避棘枳我昔盛年好
馳騁今縛誅茆守蓬蘽香篆縈簾間不開凝塵蔽榻
裘如委君之疾馳裹糧重繭良已疲我方神游于徐
欠伸猶未起漆園雙蝶夢正甘華山五龍睡初美君
歸來乎從我游悔不與君折其趾圖中一叟類道者
幅巾黃縑著麻履權奇傲儻閱不見安閒蕭散差可

擬披圖展玩更對君乃知畫工有深旨同牀異夢各
不知坐起問景終誰是吁嗟乎君其善識圖中意它
年爲君作傳竊比方山子

常州府志云方正學門人某建文初見削奪親藩太
甚力諫正學不聽遂披髮佯狂歌哭市中正學被禍
時突入臥室攫其幼子而去以絲繚繫之書一十字
衫上置常州府橋前有賣腐金翁晨起得之撫以爲
子冒金姓故謝文肅弔正學詩有孫枝一葉是君恩

之句正學祠堂記亦載此事後嗣有發解者以方字似六字復改金爲陸焉武祥按江陰六氏亦著姓相傳方正學之後豈留郡城者爲陸分居江陰者爲六歟

李小湖大理好雲樓集云王原吉逢梧溪集毘陵秋

懷詩後序所載金山長言常州城狀如龜事與高季

迪啟鳧藻集胡應炎傳略同雖高謂攻首王謂擊尾

王說似伸於高其爲陷南門則一金山長之識高作

應炎語王作劉師勇語其語亦無甚殊至王稱知州
趙汝鑒遁通判錢彬以城降高稱知府王洙遁其客
王虎臣盜郡印自稱知府詣伯顏軍門獻之證諸元
史常州知府王宗洙遁通判王虎臣以城降與高傳
合特王洙作王宗洙耳虎臣爲王洙客伯顏不知其
詐高傳似得實史臣或不及致詳且諱避存體以爲
通判歟若王序姓名全異恐不足據官稱知州尤誤
惟於師勇遁後敘其赴行在扈二王入閩至紹興憤

男
卷二
癩疽發背卒謂江陰孫謨所傳亦然闡揚師勇晚節
可補高傳之遺

又云晉書志徐州廣陵郡海陽卽今之通州如皋縣
而如皋之名則見于宋書志云海陵郡如皋縣晉安
帝立是也俗稱雉皋殊謬吳聿觀林詩話云曾見東
坡手書會獵鐵溝詩向不如皋閑射雉歸來何以得
卿卿今刊本將向不二字倒置竟似東坡以賈大夫
之如皋爲地名矣按吳說是也左傳御以如皋林注

爲妻御之臬澤臬非地名也賈國在今山西絳州境
或謂在陝西蒲城西南者猶未爲確況如臬縣之臺
無相涉乎通州志載邑之東陳鎮有賈大夫祠尤可

噴飯

大理又有訪杜康劉伶二墓詩序云二墓在江陰城
中又有杜康橋劉伶巷按選詩短歌行注引博物志
曰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甯或云
黃帝時宰人號酒泉太守又說文帚字注古者少康

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葬長垣長垣漢陳留郡
今直隸大名府屬縣也晉書劉伶沛國人嘗爲建威
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
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建威隋縣隸梁州武都
郡今甘肅階州境也晉輿地志無此縣名其官莫考
其葬地亦未聞然此二墓決爲附會之誣或云橋乃
杜康二婦捐造故名墓亦杜康二氏之墓後人誤爲
作酒之杜康凡皆委巷臆談無可徵信惟劉墓在田

間有合于荷鍤便埋之義化者毋亦酒人歟

又題繆文貞公昌期被逮時寄子書稿本序云稿凡三千餘言爲李申耆先生故物先生曾節刻于所見帖並附以跋謂足正野史所稱大洪疏出西溪手之誣其稿今歸適園余假觀得悉全文且于點竄經營處細尋血纒愈昭心迹卽其乙去之語有曰要之代草之說又梃擊一案爲之張本梃擊一案又東林之嫌爲之胚胎四語括盡一生中禍原委可摘以敘從

野堂集又其白南昌心事于福唐曰南昌於師實無
他腸不過嬾荅書耳嬾荅書一語原非緊要亦經乙
去然切中予病讀之悚然有疏于世故之懼覺阿和
尙跋稿後曰殺文貞者非崔魏實福唐也誠哉定論
絕非深文臺山先生猶得托東林以欺千古乎昔李
仲達之譏傅樾曰又欲日日做好官又欲矯矯名節
天下無此兩便宜之理蓋謂其通魏璫也余于福唐
亦云

明時被璫禍者吾鄉繆李二公忠義大節已炳天壤
兩公各有示子書備錄之以見詒謀之善

繆文貞示子書云示諸子第一做好人第二勤讀書
凡事從天理起見莫學今勢家子弟以鮮衣美食爲
事立志高遠工夫無所別用自然勤讀書則今日嚮
上一着惟不管間事盡之矣吾家世單寒受人侵侮
吾曾大父及大父盡力撐持僅得自完外人見其紛
紛禦侮若以爲強力起家者而其實暗地受虧施恩

不報者多矣故中衰三十餘年諸孫有饑寒之憂而無刑戮之累及至吾父事親孝與人忠取與不苟言笑不輕吾母相以內德閨門之內儼若朝典近世布衣未有如此之謹於幽獨者也而一生危苦半世牀褥爲皇天所憐憫故至今日而發於我之身其所以不能早發者吾德薄耳嗟吾祖父起家之艱旣如彼食報之遲又如此吾子弟可不念哉汝不見瘠鹵之地難於發生及旣生之後灌溉培植遂成良田吾子

弟培之植之自今日滅之裂之亦自今日人亦有言
做官之日短做百姓之日長吾謂百姓亦不易做還
宜趁做官時稍爲料理耳可不念哉生當季世種禍
容易種福極難小宛不云乎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此
大夫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也而其首章曰念昔先
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其次章曰各敬爾儀天命不
又其三章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四章曰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其末章曰如集於木如臨於谷如履

薄冰每誦其詩爲之流涕願吾弟吾子日誦一遍以
當座右銘也我本無宦情又苦善病若體中可支姑
避世金門兩年實授一職而歸若不可支卽以庶常
歸隱亦今世達者自便之策也何能局促輟下兼爲
子孫作牛馬哉恐子弟不亮而以我一第爲羶途趁
我策名之始爲及時營業之計既累父兄還以自累
不惟自累還累子孫故言之諄諄毋聽之藐藐也萬
曆甲寅春正月書于長安邸舍寄諸子粘之草堂之

東屏

李忠毅付遜之兒手筆云吾以直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弦卽吾不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祖父父母拱壁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嘖喜任意驕養旣慣不冑服布舊之衣不冑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致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游宦赫奕未見吾童子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

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囚服逮及獄中幽囚痛楚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陵此宜慎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苦苦積累且吾此番消費大半吾向有誓願

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孀如母卽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吾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旣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妝田百畝至妹母奉侍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以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卽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

稿簡籍好好詮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苦生不能盡
養他日俟祖父母千百年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哀哉

按此書見
碧血錄

廣東學使署爲南漢藥洲舊址藥洲一名石洲洲中
九曜石相傳移自太湖靈壁浮海而至者石凡九高
者八九尺或丈餘崕兀璣瓏上多宋人題識學署有
其八其一不知何時置在布政使署高三尺許上刻
藥洲二字旁刻米黻元章題五字乾隆戊子翁覃溪

學使訪得之歐陽方伯蘭畦有移歸之諾學使賦詩
爲訂旣而蘭畦悔之不果歸咸豐之季西洋議款以
藩署東偏館法領事此石遂有居夷之慨光緒戊子
法領事于雅樂以此石歸之督署置東院中覃溪詩
所謂魯玉楚弓本故物秦城趙璧何足奇者若有先
兆焉且事隔百餘年先後皆以戊子亦一異也

按藥洲米題之後復有時仲公詡積中同游元祐季
春初八日題十八字覃溪粵東金石略牽連載之有

二十五點朱搖漪之句其所撰米書藥洲石記均謂盡出米書定爲元祐元年阮文達公修廣東通志力辨其誤謂米熙甯八年以前在廣南八年以後寓跡江淮無復南來之理道光丙戌翁邃庵學使心存於仙掌石東亦九曜之一得米五言絕句款署熙甯六年七月益可訂覃溪之誤阮志謂藥洲石題刻當在尉洽涯時蓋廣州爲都督府元章或以事至因遊此耳故阮志金石略以藥洲題字載於熙甯其時仲題名別

繫于元祐元年

梧州古蹟以冰井爲最唐元次山過此爲之銘或云
卽次山所鑿銘石至明已佚僅存銘詞廣西通志載

之闕四字其銘曰火山無火冰井無冰惟彼泉源此四

字據全唐文補甘寒可凝鑄金磨石篆刻此銘置之泉上彰

厥後生共三十二字井旁舊有亭曰漫泉亭已久圯

余監離嶺西居梧州于戊子冬醵資建亭并據縣志
所載銘詞刻石於亭而作文以記之曰梧州東郭外

二里許有古寺以冰井名井在寺西北清而甘寒大旱勿竭唐容管經略使元公次山過此爲之銘今銘詞載志乘而石已佚井故有亭曰漫泉亭乾隆時李少鶴觀察詩序以爲宋紹興間太守任君所建亭久圯府縣志或云在寺後或云覆井上近世乃於寺內建亭當之失其舊矣井離寺數百步復隔小澗城內外汲水者趾錯於道風雨烈日苦無憩止所光緒戊子武祥監巖嶺右商之梧州守陳可亭觀察倡首捐

廉蒼梧令顧紫封司馬及沿牒于茲者亦各釀資建
亭以復其舊復補泐銘詞于石庶攷古者得所依據
而往來行汲亦可小休飲水思源徘徊陳迹于以知
循吏之澤歷千餘年而不衰登斯亭者可以感矣

考元次山集無冰井銘而全唐文載之并序云蒼梧
郡城東二里有泉出焉在郭中清而甘寒若冰在
盛暑之候蒼梧之人得救暍泉與火山相對故命之
曰冰泉以變舊俗共四十九字梧州府志云復齋碑

夏禮四書 卷二
錄及王象之輿地碑記全銘俱闕四字復齋作其寒
象之作甘寒應從甘寒爲是云云余按銘字諸本尙
有不同者冰井無冰句井或作泉甘寒可疑句凝或
作徵

余輯冰泉唱和集自序云出梧州東郭外有準提禪
林闐寂幽窈已遠塵俗迤邐東北行有小橋橋下水
聲潺潺冰泉之所旁溢有曲澗分注以達於江緣澗
而北則冰井在焉方贊寒流大旱勿竭蓋唐元結爲

容筦經略使時所鑿也舊有銘而石已佚越橋而東
數十步有寺巍然卽以冰井名之曰冰井寺寺依大
雲山麓拾級以升有亭曰漫亭爲游覽讌集之所山
色江光近在几席與準提禪林同爲東郭勝境而冰
井寺之名尤著余自乙酉監鹺嶺西嘗屢至焉嗣是
春秋佳日脩禊登高咸會於此縉紳之往來是邦者
盍簪題襟贈答之作積久成帙因并刻之顏曰冰泉
唱和集當癸未甲申之際法越交闕海防戒嚴於東

鎮南關扼守於西梧值東西兩粵之衝羽檄旁午警報沓至余時在廣州佐籌集餉日不暇給及乙酉款議成而余適至此邦南徼綏靖閭井晏然從公之餘得以覽其山川訪其古蹟而千百年循吏詩人之遺韻穆然猶可想見俯仰流連從容歌嘯是又余之私幸也夫

廣西水道自桂林至梧州名曰灘江俗曰府江灘險石多最爲舟楫之患前明萬厯間廣西巡撫蔡應科

設法疏鑿嗣後官商人等亦隨時脩治近年兩廣張制軍委員攜帶機器炸藥及工匠人等前赴各灘以機器鑿石成孔洒水安放炸藥以電線轟發凡有險要惡石連根炸碎自光緒十三年二月起至四月漲發暫停是年十月冬乾水涸險石盡出將前開各灘再加轟除至年底工竣所開險灘在蒼梧縣境者四曰將軍灘曰下古欖灘曰上古欖灘曰木碌灘在昭平縣境者二十有一曰秀才灘曰耙灘曰犁灘曰木

夾灘曰三門灘曰柳木灘曰龍口灘曰險窖灘曰鎮
匙灘曰下仰灘曰上仰灘曰強灘曰面灘曰小神灘
曰唐調灘曰馬灘曰下延亭灘曰威鎮灘曰篩箕灘
曰象棋灘曰大黃牛灘在平樂縣境者九曰金雞灘
曰小背灘曰大龍灘曰大結灘曰廖家灘曰橫灘曰
黑山脚灘曰韭菜灘曰龍鬚灘在陽朔縣境者二曰
五大連灘曰假險窖灘共三十六灘計用銀四千餘
兩云

余近年曾擬請大府通飭各州縣酌提醮會費用以充善舉其稿略云竊維粵省風俗侈靡至神廟醮會尤不惜鉅貲每一舉行自數百金至數千金不等蓋南方信鬼自古已然所謂以神道設教固亦在所不禁然踵事增華愈趨愈盛當思所以裁抑之且可卽其媚神求福之心轉而爲行善樂施之舉近年各省疊被水旱告災未已勸捐籌賑早已勢成弩末似可以粵省醮會費用酌提三成彙集充賑並充各項善

舉之用擬請通飭各州縣就地方情形出示曉諭責成各約各廟首事遇有醮會之時將用項少從減省查照捐簿提存三成每至年終稟由地方官出具印文交各該縣紳士將銀自行匯解省城愛育堂另款存儲不經官吏之手愛育堂將各處解款彙登總簿按年具報以一半助濟他省一半備本省偏災及各項善舉之用倘各該州縣實有意外偏災亦應准其截留仍稟明捐數用數以昭核實合通省計之每年

當可得二三萬金似此量爲通融以無益之耗費作
有益之佈施於輿情既可樂從於善舉不無裨補

池北偶談卷四云康熙二十三年

上東巡周公後裔七十三代孫世襲奉祀生員東野
沛然上疏籲恩奉 旨以沛然世襲五經博士先是

沛然上疏行在 上召問周公姬姓爾疏稱東野何
故對曰昔魯公伯禽季子魚賜東野田一成因以爲
氏余按元和姓纂載伯禽少子別爲東野氏 四庫

存目有東野志四卷

趙秋谷談龍錄譏王漁洋祭告南海都門留別詩盧
溝河上望落日風塵昏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論四
句爲類羈臣遷客之詞余藏翁覃溪手批漁洋詩嘉
陽登舟有飄零萬里一歸人之句抹之云此則實不
似典試途中語矣何怪秋谷譏之

張丹叔方伯寄示近作有覃節婦詩序云節婦廣西
平樂縣人先適覃縉邦一年夫亡無嗣守節已數載

其父薛文祥哀之陰以節婦許荔浦縣生員龍德升爲繼室婦至龍家晝夜哭泣龍德升與母共詰之以實告德升勸文祥迎歸不允遂遷居書塾以避之如是者年餘婦屢欲死皆爲德升之母所覺母愛之而德升敬之婦因乞爲婢且求德升別娶德升慮無以處節婦也訴縣斷離將罪文祥婦哭求貸遂責償聘錢官爲釀金俾節婦養膳且令擇繼而送還覃家以旌之嗚呼覃薛氏之節可謂奇矣而龍德升亦未易

幾也因作詩以紀其事五古篇長不備錄此光緒十四年八月事時令平樂者爲全墨村草牘者爲徐季同亦以此事本末郵以見示牘文詳細委曲詩序摘要簡明皆足以闡揚至行也

安甯張愛伯大令棠蔭道出梧州見示南村詩草四卷其詩風格道上最爲周昉叔都轉所賞會稽王孝子詩序云孝子名繼穀諸生父疾革籲天求代父竟不起明年母又病危孝子謂神初不信我由未以身

先也復具疏虔禱并留書訣其兄遂赴月湖死孝子
死而母病果愈兄夢孝子擁儀從乘白馬渡江里人
亦夢迎其神於湖濱孝子先與兄鬻髮埋父墓側未
幾生芝紫素各一本其友常撰髮冢銘志焉孝子死
在光緒四年四月朔五日詩云生不忍見母歿死猶
得依父側事母有兄兒可死死求代母兒何恤月湖
之水深且明照兒方寸光熒熒蹙此紆彼天有道母
果不死兒如生禱天疏稿滿紙血當時斷盡腸百結

自云毀譽聽身後迂談忍爲斯人設精誠不滅人卽
神夜入兄夢來湖濱素車應向寢門拜勿驅怒浪驚
吾親

歸安孫慕顏司馬云先曾祖諱榮春號惕庵以廕生
官福建長泰縣著有得月軒詩集燬於兵燹集中秋
草詩爲人傳誦有孫秋草之稱其警句云八月園林
飛蚊蝶六朝宮殿臥牛羊

湖南安福蔣少柳大令出示其族祖西陵先生世恩

紅香草園初稿十六卷蓋平生深嗜篤好以功力勝者五古云一歲不再春一日無兩旦亦志士惜日短之意七律落葉云百種飄零數不清短長條上短長情三間老屋青燈閃一夕空山白髮生伴客兩廊餘瘦影惱人萬古此秋聲明知不怪西風事要與西風說箇明詠物詩格律頗高又偶得云至死誰非空手去初生都帶哭聲來抑何沈痛

香山何筱宋制軍晚歲家居主講應元書院常與過

吳郡... 卷一
從承集句贈聯云當代名流翕然崇尚夫惟大雅卓
爾不羣戊子季春制軍捐館舍令嗣葆之時守梧州
余輓以聯云天鑒蓋臣四十年亮節清風青史有公
評太息斯人不再出家傳令子二千石麻衣如雪蒼
梧留惠澤猶聞此地盼重來時余監巖梧州見葆之
頗有去思故下聯及之

筱宋制軍贈其尊公雲咳先生曰愈餘甘軒詩鈔十
二卷先生久宦干蜀嘗入西藏三載所爲詩益跌宕

可喜出鑪關云一出鑪關外風光作意殊山癯多露

骨樹老亦生鬚冠服皆瓊屑珍羞是糝酥

蕃人炒青
糝作麵曰

糝巴貴賤
皆以爲糧

茫茫邊塞地風雪滿征途裳多道中云排

天戈劔千峯出動地風雷萬壑流塞外云東連滇蜀

崇關險北接氏羌大漠空過拉里山云陰崖積雪知

何代盛夏寒風凜若秋後藏班師云霜明劔戟三軍

動雲擁旌旗萬馬來皆王子壽主政序所稱尤爲雄

傑者也

石雨農太守出贈尊人襄臣侍郎飭餽吟十二卷已
載三筆近與雨農久敘廣州復出示其紫荃山館詞
二百餘首百字令寄何子貞小敘云子貞論詞須能
剛能柔有真性情貫注方能膾炙人口不必拘拘於
蘇辛秦柳分門別戶轉失性情真處余聞其論竊以
爲然江行作此寄之詞云大江東去並曉風殘月儘
人消受兒女英雄都絕代管甚蘇辛秦柳鐵板銅琶
銀箏玉笛迥異嗚嗚缶高歌低唱一般膾炙人口

我未窺見藩籬強尋門戶何處尋牆走把酒論心彈
古調敬荷先生指授柔裏能剛情中見性此語空諸
有清尊耐月瓣香供奉暖叟亦可想其詞境矣詞中
半多豔體比于廣平梅花剔銀燈云鎮日如癡如醉
消瘦盡臉紅眉翠梅子多酸蓮心獨苦總是愁人滋
味悶沈沈地只壓著錦衾兒睡 說道自寬自慰左
右思量無計桐葉心孤桃花命薄並作芭蕉憔悴天
涯知未倩誰把鮫珠遙寄摘句摸魚兒聞僧王殉難

云丈夫馬革知何恨恨是未殲狐鼠海棠春花裏
小紅樓一角斜陽短百媚娘云苔徑泥鬆鞋影瘦印
淺香深透又云斜倚一燈孤影瘦冷逼春衫透

張海門侍講視學楚南稱王蓮舟王壬秋並爲湘中
才子蓮舟名濟湘潭人屢試不售由軍功得通判需
次東粵以幹吏稱遽嬰疾卒著有扶荔生覆瓿集十
卷詩多雄健錄二首以見一斑夔府雜感云峩峩樓
牒自天來神禹豐功允壯哉赤甲白鹽夔子國風鬢

霧鬢楚王臺濤聲夜走瞿塘峽霜色秋凌灩澦堆不
信當關矜絕險偏教躍馬失崔巍憶戈方伯貴東軍
中云瘴雨蠻烟溯舊程江梅岸柳繫離情一身殺賊
曾無數萬騎窺邊了不驚雲護錦鞍春試馬月臨牙
帳夜談兵西師近日無消息憶否長沙有賈生

庚戌庚申散館皆以詩賦三擡頌揚得前列惟壬戌
散館賦題爲政在順民心桐鄉嚴緇生太史辰通篇
頌揚已擬第一奉

懿旨罪其賦體專事揄揚降置十名改官刑部主事
蓋亦有幸有不幸也太史賦詩十二首有云 聖詔
猶聞褒寓貶臣衷深愧頌忘規頌美自沿前哲例導
諛偏切 聖人憂又云一語差堪千古質頌揚諂媚
究分歧卻爲詞林留笑柄不關遺臭與流芳太史有
墨花館詩鈔十六卷

三筆第三卷載周昉叔都轉留別詩爲時傳頌近有
人錄示郭筠仙中丞去粵時亦有留別七律四首云

浩劫東南未息兵，遭時我亦忝專城。知民疾苦眞慚
位，與世乖違敢近名。掃葉文書勤拂拭，斷齋心事劇
分明。三年尺寸曾何補，孤負深宵對短檠。世事江河
日夜流，古人先我有深憂。輪琛西海猶唐典，鼓櫂南
宮但越謳。犀首直須無事飲，鳶肩豈信有功侯。六條
行部吾安放，虛擁旌麾學督郵。積雨翻成曠曠陰，刺
桐拂檻影蕭森。粵臺瀕洞龍蛇窟，虞苑銷沈草木林。
無縱詭隨民病亟，是何濡滯主恩深。誰言肺腑附戈

予起慚愧平生取友心
衰遲聞道未名家
生世波瀾豈有涯
新漲光陰過小麥
故山夢寐見秋瓜
人才邱壑違塵軌
歸計滄江理釣槎
滿目瘡痍心未展
更餘情思寄蒹葭
中二首蓋指與左文襄
瑞文莊齟齬而言至是
何濡滯主恩深一語與
酌老每戀君恩忍拂衣
用意同而各有其妙

壬午秋冬間華堯峯觀察用老杜諸將韻成感事詩
寅僚和詩成帙時姚彥侍方伯爲閩丹初大司農劾

免董爲人方伯仍用老杜韻賦詩慰之姚曰我僅和
第三首結韻句云蕙苴明珠從古有敢將白簡怨司
農龔應聲曰我再和此韻句云彈劾本爲臺諫事如
何倒用出司農間者咸服其敏

錢塘陳雲伯頤道堂集有紅簾四首題新而詩亦工
豔詩云簾波三尺漾玲瓏湘碧何年換海紅別淚誤
拋珠幌上輕塵不到畫樓中香泥四面椒爲壁樹影
重檐桂作宮最好銀燈照深夜酒痕暈得粉光融丁

東坡全集 卷二
三

字橫陳紫氣浮舊游十里憶揚州春潮紺雪花雙鏡
新月明霞玉一鈎問字可容依絳帳題名眞合署朱
樓緋袍茜袖知多少小隊笙歌擁夏侯彷彿虛帷麗
茜紗回文應共赤欄斜雙垂銀蒜遲春色一片橫波
誤曉霞羅額繡鵝繙宋史香襟歸燕認盧家吹來幾
點廉纖雨疑是細桃落晚花錦屏花幔鎮相宜看碧
成朱境轉奇序寫玉臺吟玳瑁妝窺金屋暈臙脂白
珠不結神君屋珊網疑穿越女絲無意春風借顏色

已教壓盡萬花枝

琴河女史李晨蘭佩金有秋雁詩四首陳雲伯爲刻
秋雁詩人小印貽之詩云無端燕市起悲歌帶得商
聲又渡河千里鄉心隨月遠一年愁緒入秋多水邊
就夢雲無影天際驚寒夜有波屈宋風流零落盡那
堪重向洞庭過晚來風雨曉來霜不爲悲秋也斷腸
蘆葦作花多冷澹鷺鷥無語亦淒涼途窮容易迷歸
路棲穩何如在故鄉一種白頭緣底事田田祇解覆

鴛鴦誰倚高樓一
筵橫憑空吹落苦吟聲
能鳴未必眞爲福
有蹟多嫌累此生
入世豈容矜繳避
就人終覺羽毛輕
越鳧楚乙休題品
識字何曾爲近名
夜庭飛渡恨漫漫
多恐江南到亦難
偶聽弓絃驚寤寐
久疎箋字報平安
箏無急柱甯辭鼓
琴有哀音未忍彈
可奈西風吹別調
離羣還較此間寒

余在江右偕旌德江煥章孝廉希曾襄校吉安郡試
談藝頗洽嗣煥章官和州學正一晤于金陵別又十

餘年矣丙戌捷會試入詞館戊子游粵見訪鬢髮班
白而精神強固如曩時錄示詩數十首五七古篇長
不備錄早發云萬籟寂無聲惟聞鈴鐸鳴天高星彩
密霜冷月華清續夢珍殘夜勞形感此生蒼茫雲樹
外旭照射銅鉦齊河道中云征車盡日苦雞棲行近
災區更慘淒極目膏腴成大澤傷心遺子保殘隄餘
生幸免填魚腹積潦猶能沒馬蹄憂樂同民眉吏事
不知何以活烝黎錄之以誌聚散之感

華陽徐穎夫同轉

炳文

由左州調藤縣余過藤招飲

水月閣並出示其鴻雪小草五言如客愁隨月上鄉
夢與春還谷口疑無路山中別有天七言如兩地相
思因月寄百年多病覺秋深漢口每依雙槳望客心
常共一帆懸和陳俊卿云壯歲功名今已老浮雲富
貴古何求皆清渾可誦乙酉龍州感事云班師 詔
已下邊城射虜書猶上 帝京和戰古來無定局休
尋覆轍悞蒼生穎夫久官邊陲尤有慨乎言之此四

首之一也

姊婿鄒雋之大令調權渦陽時黃水入淮渦邑亦被
波及勘賑之暇多紀以詩郵以見示元結春陵之亞
非徒流連風景也然寫景亦別有寓意途中見楓葉
云前村幾樹露紅黃槐柳叢中獨向陽莫羨晚來顏
色豔要知渠已飽經霜

歸安沈芸閣方伯蒞任粵東值海防戒嚴以勞瘁卒
時太夫人猶在堂也杜菊人大令輓以聯云忠孝難

兩全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賢良推八詠名德之後必有達人

楊升庵詞品云石次仲詞在宋未著名而清奇宕麗如此宋之填詞爲一代獨藝亦猶晉之字唐之詩不必名家而皆奇也然奇而不傳者何限而傳者未必皆奇如唐之胡曾宋之杜默識者知笑之而不能靳其傳蓋亦有幸有不幸乎

春在堂隨筆云同年生謝夢漁語余曰學問是一事

科名是一事祿位是一事三者分而不合有學問者不必有科名也有科名者不必有祿位也余深韙其言偶以語何子貞前輩先生曰傳不傳又是一事

滿江紅調平仄兼用然用平韻者少以其難叶也戊子九月余在梧州汪芙生有江樓秋眺寄懷詞用滿江紅平韻云搖落江干更來趁斜陽倚樓闌干外有人西去此水東流白菊年光花晚晚蒼梧古意客淹留正相思玉笛忽飛聲無限愁 滄浪詠誰與酬呼

塞雁喚沙鷗甚楚騷清怨短棹夸猶霜日分明楓葉
岸烟波遠近木蘭舟問今宵涼月照天涯何處秋嗣
晤芙生云平韻滿江紅初白石帚萬氏作詞律時尙
未見白石集故所注平仄每與姜作不同

屠敬山孝廉云詩小雅車攻之五章曰決拾旣攸弓
矢旣調射夫旣同助我舉柴攸與柴韻調與同韻也
宋吳氏棫韻補采入一東韻引離騷免升降以上下
兮求榘燹之所同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

而不引此詩爲證所謂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國朝
顧氏炎武韻補正疑而闕之蓋其慎矣江氏永古韻
標準直謂調同非韻屈賦誤效此詩並以東方朔七
諫恐矩矱之不同恐操行之不調爲誤效離騷戴氏
震屈原賦音從其說予嘗蓄疑於心後讀韓非子至
揚榘篇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
則亦以調同爲韻韓非與屈平同時去小雅之作不
遠且書尙未遭秦火所謂形聲訓詁者宜必有所受

之江氏謂古人讀書不必無誤然詩非僻書毋宜屈
平韓非並誤讀而誤效之也且韓楚地域南北土風
不同又不得藉口於方音矣許書有一字兩讀者如
珎讀若詩曰瓜賦葦葦一曰若蝻蚌玖讀若芑或曰
若人句脊之句述賈侍中說一讀若拾又若邳之類
有一字三讀者如囟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讀若
誓之類又惡知秦漢以前調無讀若同之音乎

小說家豔稱梁山伯祝英臺事而未知所本山堂肆

考亦以俗傳蝶乃梁祝之魂爲不可曉余閱宜興荆溪新志載邵金彪祝英臺小傳云祝英臺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生無兄弟才貌雙絕父母欲爲擇偶英臺曰兒當出外游學得賢士事之耳因易男裝改稱九官遇會稽梁山伯亦游學遂與偕至義興善權山之碧鮮巖築庵讀書同居同宿三年而梁不知爲女子臨別梁約曰某月日可相訪將告父母以妹妻君實則以身許之也梁自以家貧羞澀畏行遂至愆期

父母以英臺字馬氏子後梁爲鄞令過祝家詢九官家僮曰吾家但有九娘無九官也梁驚悟以同學之誼乞一見英臺羅扇遮面出側身一揖而已梁悔念成疾卒遺言葬清道山下明年英臺將歸馬氏命舟子迂道過其處至則風濤大作舟遂停泊英臺乃造梁墓前失聲慟哭地忽開裂墮入瑩中繡裙綺襦化蝶飛去丞相謝安聞其事於朝請封爲義婦此東晉永和時事也齊和帝時梁復顯靈異助戰有功有司

爲立廟於鄞合祀梁祝其讀書宅稱碧鮮庵齊建元
間改爲善權寺今寺後有石刻大書祝英臺讀書處
寺前里許村名祝陵山中杜鵑花發時輒有大蝶雙
飛不散俗傳是兩人之精魂今稱大彩蝶尙謂祝英
臺云明楊守陟碧鮮壇詩緹紫贖父刑木蘭替耶征
婉孌女兒質慷慨男兒情瀟于不生男木蘭無長兄
事緣不得已乃留千古名英臺亦何事詭服違常經
班昭豈不學何必男兒朋貞女擇所歸必待六禮成

苟焉徇同學一死鴻毛輕悠悠稗官語有無不可徵
有之甯不愧木蘭與緹縈荒哉讀書壇宿草含春榮
雙雙蝴蝶飛兩兩花枝橫彼美康節翁小車花外行
一笑拂衣去南山松柏青

宜興舊志又載明邑令谷蘭宗祝英臺近詞云草垂
裳花帶靨春筍細如飭窈窕巖扉苔印讀書處看他
墨灑烟雲光流霞綺更誰伴儒妝容與無塵慮恰
有同學仙郎牕前寄冰語芝砌蘭階便作洞房戲祇

今音杏青鸞穴空丹鳳但蝴蝶滿園飛去

吳騫桃溪客語云梁祝事見於前載者凡數處甯波府志云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出而遊學道逢上虞祝英臺僂爲男粧梁與共學三載一如好友旣而祝先返又二年梁始歸訪於上虞始知其女也悵然而歸告諸父母請求爲婚而祝已許字鄮城馬氏矣事遂寢未幾梁死葬鄮城西清道原

一云梁爲鄮令而死其明年

祝適馬氏經梁墓風雷不能前祝知爲梁墓乃臨穴

哀慟悲感路人羨忽自啟身隨以入事聞於朝丞相
謝安請封之曰義婦塚蔣薰留素堂集清水縣有祝
英臺墓嘗爲詩以弔之又舒城縣東門外亦有祝英
臺墓今善權山下有祝陵相傳以爲祝英臺墓何英
臺墓之多耶然英臺一女子何得稱陵此尤可疑者
也又談遷外索云鄞縣東十六里接待寺西祀梁山
伯號忠義王云

老學庵筆記云葉相夢錫嘗守常州民有比屋居者

忽作高屋屋山覆蓋隣家隣家訟之謂他日且占地
葉判曰東家屋被西家蓋子細思量無利害他時折
屋別陳詞如今且以壁爲界

常州府志云永樂中毘陵陳濟善記書文皇謂爲兩
脚書櫥古人號書櫥者有矣此云兩脚者文皇亦善
諧謔也武祥按吾鄉稱人文理半通者爲兩脚書櫥
蓋本於此

吾鄉爆竹曰爆仗東京夢華錄云駕登寶津樓諸軍

百戲呈於樓下忽作霹靂一聲謂之爆仗則烟火大起是爆仗亦非俗語

中國自與泰西通商南中八省行用東西兩洋銀錢而歐洲各國自用則又不同如法曰佛郎俄曰羅卜

一作盧布

德曰馬克美曰他拉其值之多寡皆以英之金

磅爲斷每磅計二十先令每先令計二十本土每本土計四法丁猶上海所用東洋小銀錢有對四八開之分也近年華洋互市微獨商賈交易悉以金磅卽

公家匯兌出使經費訂購兵輪槍礮亦以金磅計之
銀行報價長落無常究竟每磅合豆規銀若干未易
推算細數豆規者上海豆餅行店通用之平每規銀
一百零九兩六錢合庫平銀一百兩以英磅合庫銀
卽以此伸算特磅價上下無定未可泥求近石埭徐
士愷與繙譯徐蘭齋輯成一書價自二先令六本土
迄至六先令三本土八七五用華文分晰詳載以便
尋檢名曰先令價直簡明表亦講洋務操度支者所

宜覽也